烧烤变“局”

一场无烟的城市管理之战

本报记者 丛书莹 李涛

交通、治安、绿化、防汛、食品安全等问题是城区烧烤摊不可避免会造成的,在利益博弈中演绎着城管执法人员与烧烤摊主的“无烟之战”,这些问题在某种层面上也反映着一座城的市容市貌。

奎文在辖区南北片区规划建设了东方新世纪乐园和卧龙街君泰两座烧烤城,将周边零星烧烤摊点统一纳入管理范围。这场烧烤变局,开端俨然可见。

关于烧烤的那些问题

由于露天烧烤大部分是在闹市区或较集中的居民区,噪音扰民现象十分突出,造成周边居民窗难开、觉难睡,居民群众反映强烈。每到夏秋季节,市长公开电话、市政投诉热线等平台受理的各类投诉案件中,反映露天烧烤大排档问题的就占了70%以上。

以院校街为例,该道路由奎文区住建局于2006年投资400余万元修建,同时建设了高标准人行道。但烧烤业户店外经营,使60%以上的人行道、绿化带遭到破坏。每到夏秋夜间,整个街道乌烟瘴气。光明街、潍州路、东风街路口等烧烤集中地莫不如此。

奎文城管执法分局局长庄胜苓称,通过定期整治,辖区烧烤整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巨大的行政成本,以专项整治为例,每年仅组织联合执法队伍,区财政就需支付近百万元的费用,而这部分费用节省下来投入到教育、道路改造中效果会更好;治标不治本,露天烧烤大排档行业准入门槛低、经营成本低、利润畸高,消费群体庞大,一味靠堵,靠打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野烧烤摊往往会跟你玩打游击,执法人员来了,乖乖撤走,执法人员一走,该怎么做生意还怎么做。”

从2010年开始,奎文执法部门意识到,单靠整治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城市管理的需要,必须结合行业存在的现状,采取综合措施,变堵为疏,强化行业自律,引导其规范经营。按照这一思路,奎文划定东方新世纪游乐园、老宝通街空地、杨树林空地三处烧烤集中点,将周边零星烧烤业户纳入统一规范管理。但由于城管执法部门对餐饮烧烤经营业户仅限于店外经营行为的管理,缺乏前置性、行业性管理手段、措施,致使上述设想难以付诸实施。

我们也想与商户和平共处

“建设烧烤城也减轻了我们的工作压力。”谈起正在建设招商中的烧烤城,奎文城管执法一中队队长苑宝如感觉如释重负。做了20年的执法工作,苑宝如感受最大的就是整治烧烤的工作不好干。

奎文区城管执法一中队负责的区域是东到虞河路西至白浪河、南到东风东街北到玄武街,执法巡逻转一圈就是一上午,时间紧任务重,特别是到了夏季,路边烧烤就占到工作量的80%。

苑宝如表示,取缔露天烧烤大排档一直是他们的一个心愿,但实施起来却很难。烧烤摊太多,市民带上一个炉子,拉几张桌子,加上板凳,就能形成一个烧烤摊。而且这些露天烧烤摊流动性强,喜欢和执法队员打游击战,见到执法的来了,赶快撤,有的摊主转移地点,有的摊主则收拾完在一个地方等着,等到执法队员走了再接着做。

说起和执法队员打游击,苑宝如感觉很无奈。夜摊从八九点开始一直开到凌晨两三点,摊主们觉得执法队员不可能一个劲盯着他们,所以就肆无忌惮的在路边摆摊,而且还有放哨的,看到执法车来了,就赶快撤。

自觉地摊主在执法人员劝说下会很痛快的整治,但现实中总是有一些存侥幸心理的人。如此,执法人员只能坚持取缔,而取缔工作特别容易发生冲突。与店主的冲突自不必说,因为露天烧烤有市场,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光着膀子,坐在小马扎上喝酒吃烧烤,这些行为影响市容,而且投诉多,不得不整治,但是喜欢吃烧烤的人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整治影响了他们吃烧烤的兴致,便会用言语来挑起事端,有的还会动手。

苑宝如回忆起,一次执法过程中,鸢飞路一家烧烤摊违规经营,执法人员去突击检查的时候,车刚开到摊位前,就从人群中扔过来4-5个啤酒瓶子,因为人多,根本找不到扔瓶子的人,吃烧烤的人都是偷偷地捉弄执法队员,队员受了委屈也没处诉苦。

城管执法人员也想与商贩和平共处,可能是大家对于弱势群体的倾向性吧,一旦有执法人员执行任务时,就会有很多市民围观。凡事都要遵纪守法,这样也就不会有城管与市民起冲突问题发生了。

烧烤城要有潍坊特色

在2010年的烧烤城建设方案夭折之后,奎文城管执法分局开始借鉴诸城、聊城等地整治露天烧烤大排档的成功经验,协调相关街道和有关部门,利用卧龙东街原金龙市场和潍州路东方新世纪游乐园北、南两处空地,筹建“高标准、上档次”的烧烤城。

据介绍,君泰大型烧烤城从2月中旬开始改建,由北苑街办则尔庄社区投资近95万元,对搬迁后的原金龙市场进行改造提升。共改造经营房100间,面积达5000平方米,同时供2000人就餐。东方新世纪游乐园烧烤城依托乐园游泳馆、羽毛球馆、游乐设施等配套服务,在北侧林带中由东方新世纪乐园投资近50万元建设,建设经营房37间,从3月份开始对外招商,形成了南北两个片区各具特色、规模相当的烧烤集中经营场所。

两处烧烤城均采取招商引资的方式,引进得利斯、金锣、双汇等知名肉类品牌,保证消费者放心食用;采用先进的节能防污染设施,将空气污染降到最低程度。建成后,共容纳约80个经营业户,可将目前区内形成规模的业户基本纳入,从而引导居民理性消费,挤压现有污染环境、影响容貌、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露天烧烤、大排档的经营空间。

奎文城管执法分局副局长刘洪讯表示,通过调查,市内成规模的烧烤店有89家,而这两个烧烤城建成之后,将能够全部容纳。

市民吃烧烤就是图的一个方便和心情,而烧烤城集中到一起,市民要吃烧烤都得走很远的路。对此,刘洪讯表示,我们也考虑到这些问题了,两处烧烤城的建设规划选址,交通都很方便,完全能够满足市民出行需求。“我们取消的是占用公共设施的室外烧烤,很多室内烧烤、酒店推出的烧烤依然可以继续,只要不在露天经营,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就行。”

刘洪讯还称,城管执法部门将联合工商、药监、公安、卫生、城管等部门,对现存烧烤经营业户资格进行一次拉网式检查,凡具备条件严格管理,不具备条件的吊销证照,无相关证照非法经营的,由相关管理部门依法取缔,同时今后市区内不再新批准烧烤业户。

对于未来烧烤城的建设,刘洪讯显得很兴奋,“不仅要打造特色烧烤城,还要融入潍坊特有的文化色彩,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院校街上的烧烤,是潍坊人心里难忘的美食记忆。

正在建设中的君泰烧烤城。

露天烧烤该何去何从,从“街头游击”到“整编进城”,烧烤管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院校街上那些年

烧烤一条街的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赵磊 秦昕

潍坊的院校街(潍洲路至鸢飞路段),曾经是潍坊烧烤文化的一张名片,每年的夏夜,这里都是烧烤消费的“主战场”。零星散落的烧烤摊,经历十余年,渐渐成为一条人尽皆知的烧烤街。有人说这里是消夏圣地,也有人说这里污染扰民,但无论如何,这条街已经成了潍坊人不能规避的存在。

那时街上没几家店

20年前,这里是一片宁静的居民区,20年后,这里成了夏天火热的烧烤一条街——院校街。潍坊人于先生1988年就开始居住在这里,他清楚地知道这条街的所有起伏。

“刚来的时候,这里一个小饭店都没有。”1988年8月份,于先生还是个24岁的小伙子,他来到这里。作为一名外地人,这个算是市中心的院校街没有一点城市的迹象。旁边街道都是冷冷清清。

街边有整齐的杨树,周边都是住宅小区,主要集中着各机关家属院。周边小区很安静,院校街上也非常整洁。道路两旁都是一排排的平房,红瓦白墙。

到了1997年的时候,随着城市的变化,小街上慢慢地就多了几家饭店。但是那个时候也不流行去饭店吃饭。院校街上只有两三家小吃饭店。因为小吃饭店都是中低档的消费水平,所以来吃饭的人都是周边小区的居民。其中一家门头房名叫“青来饭店”,最受欢迎。这个时候的于先生也成家了,小家就安在了这条街上。

“青来饭店”的招牌是水饺,于先生一两个月带着老婆孩子来吃顿水饺。“最好吃的就是羊肉水饺。”蓦名前来吃饺子的人很多,慢慢地这条街上的人就不再单单是旁边家属院的居民。1997年底,由于城市规划,门头房开始改造,盖成了两层小楼。这个时候,“青来饭店”也因为改造之后的问题,不再在院校街上继续营业了。“听说后来就搬到了北宫街上了,隔着远了,一直都没再去过。”

“青来饭店”搬出了小街,但它的名气招来了很多的饭店。一年又一年,院校街的饭店多了又多,院校街也慢慢的变得繁华了起来,成了小吃一条街。2002年,一家名叫“张老婆子”的烧烤店来到了院校街,从此改变了院校街的风格。院校街从这个时候,从一条吃饺子为主的美食街成了一条烧烤街。

名声鹊起的院校街

2002年下半年的时候,老张从老家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举家迁徙来到潍坊,并且在院校街盘下了一个40多平米的门头房,也加入到了烧烤一条街的行列。

到如今,已经是整整十年的时间,老张家的烧烤不但在这条不长却名声在外的小巷里扎下了根,有了自己的名气,而且还一步步发展,在文化路上开了一家分店。

在来到潍坊之前,老张一家并没有接触过烧烤这个行业。起先也是因为潍坊的亲戚开着饭店,他们就合计着来院校街开了一家烧烤店,总归都属于饮食行业,有些相通之处,不懂的地方可以问问亲戚。

“2002年来的时候,整个一条街上,也就那么六七家烧烤店。”老张慢慢回忆着当初初到烧烤街的事情。那个时候,虽然烧烤街已经初具规模,但是烧烤店的数量并不算多,而且就集中在院校街中段,不足一百米的距离内。

“我们家这个店,当时就已经是‘烧烤一条街’的最西头了。”2002年,老张以每年24000元的价格,租下了一个40多平米的店面。

然而,2003年的非典、2005年院校街修路,对于老张家的生意,影响颇大。

老张家生意的起色,是从2006年的时候开始,那一年,也是整个烧烤一条街迎来辉煌的第一年。

“前一天晚上忙到两三点,睡一会儿上午10点就起来,开始串签子,一气儿串到下午四五点钟。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开始上客人了。”白天串签子,晚上招呼客人,老张店里八九个人会一直忙到凌晨两三点。

每一个伙计都是从早忙到晚,想请个假都不可能。“那时候生意绝对是好,忙不过来。”老张粗略算了一下,平均每天要卖出5000串烧烤,对于这个不大的店来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每天的毛利润,也在2000元到4000元左右。

随着“张老婆子”的烧烤,慢慢地这条街上的烧烤店多了起来。烧烤成了时尚,追随着时尚,爱吃东西的于先生成了烧烤店的常客。这个时候,手头上的钱也宽裕了,以前一两个月才能带老婆孩子下一次馆子,现在也因为烧烤这个时尚,经常吃吃鲜。

2007年“张老婆子”烧烤店正红火的时候,于先生的宝贝女儿也都10多岁了,正是嘴馋的年纪。在2007年的时候一串猪肉串才一毛钱,他就隔三差五的,就会买上5块钱的肉串带回家吃。虽然五块钱在现在来说并不算多,也就是吃碗面条的钱,但是在2005年,这么隔三差五地吃也算是不少的钱。“因为家住在这里,带来了不少孩子,亲戚家的孩子都会赖在家里不走,缠着我给他们买烧烤吃。”

在老张的印象中,2006年到2008年是生意最好的三年,也是整个烧烤街最辉煌的时期。“那时候院校街叫得多响,一说吃烧烤,那就是‘院校街’。”这条东西长约1000米的院校街,已经满满当当地容下了接近20家的烧烤店。

其余的地方,奎文门烧烤也有些名气,在潍坊市区,烧烤一条街几乎是一枝独秀。一到夏夜,院校街就热闹非凡,成为众多烧烤爱好者的聚集地。

家家客人都爆满,也许是因为大家都喜欢这种氛围。烧烤店外面摆上几桌,几个人坐在一起喝酒,聊聊天。烧烤的种类也很多,好像有烤肚片、板筋、肉筋之类的都有,价格不贵,味道也不错。

总之,去院校街吃烧烤的人,大多是去吃个环境,吃个心情。大家聚在一起,也造就了院校街的烧烤“传奇”。

烧烤老街,何去何从

想到当初烧烤一条街的辉煌,现在的院校街已经显出了颓势。在记者与老张交谈时,已经是21日晚上9点多。店里面只有一个顾客点了一碗面和十几串烧烤,慢慢地吃着。老张和一个伙计坐在店里悠闲地看着电视。

一方面是因为下雨、天冷,没到烧烤旺季,另一方面,也映射出了院校街如今的情况——不比当年了。在以往,即使是春秋两季,院校街上也始终有不少热衷烧烤的食客前来。

“以前这条街上,总共也就那么不到六七家烧烤店,现在起码有二十多家了。”老张掰着指头,一个一个算下来,很是无奈地说,“生意不如以前好做了。”

刚刚开店的时候,老张家是所有烧烤店最西头的一家,如今,他们这个地方已经成为烧烤一条街的中心。旁边的店越开越多,不少人都瞅准商机跑来分一杯羹。

“现在分流分得太多,很多饭店门口都支上架子卖烧烤。”不仅仅是院校街上的烧烤骤增,每个能都吃饭的地方,一到夏天都会有吃烧烤的摊位。

价格上的变化,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刚来的时候,肉串是一块钱七串,啤酒两块五一瓶。现在肉串都是一块钱一串,其他东西也涨价了。”价钱贵了,来吃的人肯定会少一些。

像老张这样的老字号烧烤店的老板,不少人都对这种情况很无奈。并且,最让他们担心的是,烧烤店所在的地方要到期了,12年的使用期限一到,他们该何去何从还是未知之数。

“这个月底就到期了。”老张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他早在两年前就未雨绸缪,在文化路上开了一家面积更大的烧烤店。那里一年5万元的租金,要比烧烤街上贵了一倍,同样,面积也大了一倍。“那里的麻辣龙虾和烧烤都挺不错,有空过去尝尝啊。”

虽然有了后手,但是老张对于这条生活了十年的烧烤“根据地”,还是有些不舍。

前些日子看着有报道说要新建烧烤城,于先生拍着大腿说,“早就该弄个烧烤城了。”自从烧烤来到了院校街,这里的人也多了,也杂了,街上的垃圾到处都是。“烧烤都是晚上吃饭,喝醉酒的小伙子吐得满地都是,走路都看着恶心。”

于先生喜欢散步,一到了五月份,院校街都挤满了来此烧烤的人,本来就不宽的一条路,两边全都停着车。骑自行车还能勉强通过,要是开车就难了。在路上有个摩擦什么什么的,算是正常的事。“散步我都是绕道走,小心地走。”

这条街上的小区都是老小区,以前的人行道上路砖都是红色的。经过几年的红火烧烤生意,红砖都成了黑色,这些砖上面全都是烧烤的油,走路还打滑。

就这么一条潍坊人的烧烤街。它或许仅仅是一部分人的美食回忆,或许是一部分人的居住烦恼。无论怎样,它是这座城市餐饮版图中不可磨灭的一笔。

进不进,这是个问题

一场关于整顿的争论

文 本报记者 杨万卿 韩杰杰

最近,奎文区规划建设了东方新世纪乐园和卧龙街君泰市场两座烧烤城,将周边零星烧烤摊点统一纳入管理范围。

两处烧烤城的筹建,意味着“搬个小马扎,路口一坐,喝个小酒,吃串烤肉”的日子将渐行渐远了,有人摇头叹息,也有人舒了口气。

烧烤摊“进城”还是留守居民区,对于“好这口儿”的潍坊人,确实是个问题。

留守派

路边一坐,这才叫生活

“有时闲着闷了,会临时晚上去路边走走,随便到哪个路口,比如四平路,独自坐下来吃点肉串喝个小酒,不发一语,凌晨再溜达回家,当没事发生过,这才叫生活。”

近来,“生活体”红遍了网络,被不少人拿来套用,张金雷也顺口来了这么一句。

“没听过集中管理烧烤摊的,吃烧烤吃的就是个氛围,搬个马扎路边一坐,喝个小酒吃着肉串,多随意。”

今年37岁的张金雷是土生土长的潍坊人,性格也够“潍坊”。他在鸢飞路开了一家体彩店,平时经常约朋友一起看个球,一来二去成了潍坊米兰球迷协会的会长,一般晚上10点左右下班,朋友过来玩玩,下班了少不了一起吃个烧烤,等到回家,怎么也得凌晨了。

冬天一周一聚,夏天隔天一聚,除了“烤天下”就是“张老婆子”。

“烤天下”的烤翅是没得说,谁去了都吃不够,张金雷和球迷协会的球迷们每周日都去,成了固定据点。而说起“张老婆子”,相信没哪个潍坊人不知道的,“夏天一周怎么也得去两三趟,都老熟人了,店里不管谁一见我去了都知道,一半辣的一半不辣的。”

和张金雷一样的烧烤摊“老客户”在潍坊比比皆是,说白了,潍坊人就好这一口。

张金雷还记得,在潍坊出现的最早的烧烤,是在潍坊电影院附近,有人骑着自行车,带着个炉子就上街了。

“那时候便宜,一块钱能买十串,买多了还能搭上两串。现在也就买两串了。”

卖烧烤久了,也不想挪

院校街是有名的“烧烤一条街”,张明德的烧烤店已经开了11个年头了。2001年,张明德开始自己干烧烤这一行,一块钱还能买七串烧烤。

“说实话,别看我有门头,就算没有门头店,我也不愿往烧烤城里搬。就我知道的,愿意搬进去的都是刚干这一行没几年、或者刚有想法做这个生意的。正好有这个机会,安稳点。”

一到夏天,烧烤路边摊要比固定门头店多,四平路、新华路、文化路、福寿街,哪个路口没几个摊子?

“吃烧烤的都是就近吃,时间一长,大家都认脸儿,客户认准一家店,常吃就是。要是摊子都集中到比较偏的地方,走着去吧嫌远,打车又不划算。”

烧烤摊都集中起来能多挣着钱,张明德不信。

“城管年年都查,肯定清理不彻底。有门头房的,把炉子搬进屋,城管就没什么可说的。”张明德从院校街的小店换成大店面,屋里面积大了,可以多坐一些人,但是夏天一到,大家还是喜欢坐在外面,凉快。

干的时间久了,谁也不愿挪到另外一个地儿重新再来。

“每年都会多出来一批干烧烤买卖的,最近两年刚开始干的,趁着还没稳定下来,说挪也就挪了,城管不查,安稳了是好事儿。就怕没有那么多摊位给越来越多的新摊主。”

张明德还是觉得,能不搬就不搬,棚子底下吃串,怎么也没有烧烤的感觉。

“生意最好的一次,我们的活儿到第二天早晨七点才结束。话说回来,可能是有点扰民,只要不用从路边挪走,哪怕限制营业时间,也可以接受啊。”张明德说。

进城派

“一年到头不敢开窗户”

2001年,王犇(化名)女士入住友谊街天润路西北角的美食城C段,那时楼下林林总总的饭店还没有开起来。五六年前,夏夜喝个啤酒吃个小串还逮风靡,她家楼下成了奎文门前一条著名的烧烤街。

然而,烧烤买卖火了,她的“好日子”也到了头。

王犇楼下就是一家饭店兼烧烤摊,冬天主要是室内经营,夏天就在室外摆上烧烤摊。

“无论冬夏都捞不着个好啊”,王犇说,她家凉台下面是饭店后厨房的抽油烟机,冬夏都不停着,夏天则是前面的烧烤摊冒烟,“呛得人难受,五六年来,她家几乎一年到头都不敢开窗户。即便如此,有时候绿绣的烟雾还能钻进屋子来。“夏天出去乘凉,走到楼下,我都得捂着嘴,太呛!”

因为住在二楼,每逢夏天烧烤旺季,王犇女士睡个安稳觉也变得奢侈。用她的话说就是“呜呜泱泱的声音不断,得到大半夜”。

且不说恼人的烟味和噪音,让王犇更提心吊胆的是安全问题。她家凉台的外墙上,布满了斑斑点点的烟油子,墙角边缘垂下的烟油子则有一指长。“万一楼下失了火,这墙是一点就着啊,实在是让人住不安稳!”还有就是烧烤摊吸引大量人来消费,人员嘈杂,来来往往的,她晚上从来不敢一个人睡,连窗户她也定住了。

王犇说,做生意也不容易,都想占个好位置,但是在居民区开设烧烤摊得互相体谅才是。现在她的愿望就是能在家里吹个自然风。

“不是为了孩子早搬家了”

家住该小区五楼的刘彦(化名)一家也深受其扰。

因为油烟重,人流大,他们这座楼老住户都搬得差不多了,多数房子都租出去了,老住户不到十户。

以前不少住户去反映烧烤摊扰民的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今年恐怕还得过一个充满“油烟味”的夏天。

刘彦说,孩子在附近上小学,今年是最后一年了,等孩子上完小学,她就准备搬走。

“夏天那么热,晚上也不能开窗,一开,不仅烟飘进来,噪音也进来了。”她说,烧烤摊到了旺季,每天忙活到半夜,嘈杂的声音也一直不断,想睡也睡不好。有时候,楼下还有人打架,睡梦中的她经常被吓一跳。而且因为油烟多,在这里停车停个十天半月,就是一层油,车都不好洗。

对奎文区组织烧烤摊“进城”的事情,刘彦很支持。她说,居民区本来就是人们休息的地方,在居民区开辟商业区,本来就是为了便民,如果商业区便民但扰民,也不合理,将烧烤摊聚集在一个地方,搬出居民区,既能发挥聚集效应,也能方便市民,何乐而不为?